

詩論

艾青



封面设计：曹辛之

诗 论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 146,000 开本 880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7\frac{1}{2}$ 插页 2

1980年8月北京第1版 1980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,001—17,000

书号 10019·3009 定价 0.71 元

前 言

这本书象我的其它的书一样，从一九五七年开始，一律遭受到禁止发行的命运达二十三年之久；现在已决定重新出版了。

这次重版，抽去几篇无足轻重的或者说多少显得有些蔫巴了的；增加了几篇近两年写的。

保留的部分，匆匆重阅一次，作了少许文字上的修改。

《诗的散文美》一文，最后的版本原已抽去，现在经一些朋友建议，又补充进去了。强调“散文美”，就是为了把诗从矫揉造作、华而不实的风气中摆脱出来，主张以现代的日常所用的鲜活的口语，表达自己所生活的时代——赋予诗以新的生机。

这本书最初的章节——《诗论》、《诗人论》写于抗日战争初期，而最后一篇《和诗歌爱好者谈诗》则完成于今年三月，前后相隔四十二年，时间不能说短；但是假若抽出被禁锢的二十三年，剩下的也不过是二十年。而今我已七十岁，仍然觉得有许多事没有做完；有许多想做的事还没有动手做，越来越感到时间的紧迫与可贵了。

一九八〇年四月十八日晨五时于北纬饭店。

目 录

前 言	1
-----------	---

第 一 辑

诗人必须说真话	3
形象思维和艺术魅力	6
新诗应该受到检验	8
我对诗的要求	
——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	14
答《诗刊》问十九题	17
和诗歌爱好者谈诗	
——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	20

第 二 辑

关于诗的一封信	39
谈谈写诗	54
不是诗	65
谈大众化和旧形式	71
诗与感情	84
诗的形式问题	
——反对诗的形式主义倾向	91

第 三 辑

和平书简

——致巴勃罗·聂鲁达.....129

战士和诗人

——怀念希克梅特.....135

望舒的诗.....143

第 四 辑

诗的散文美153

诗与时代.....15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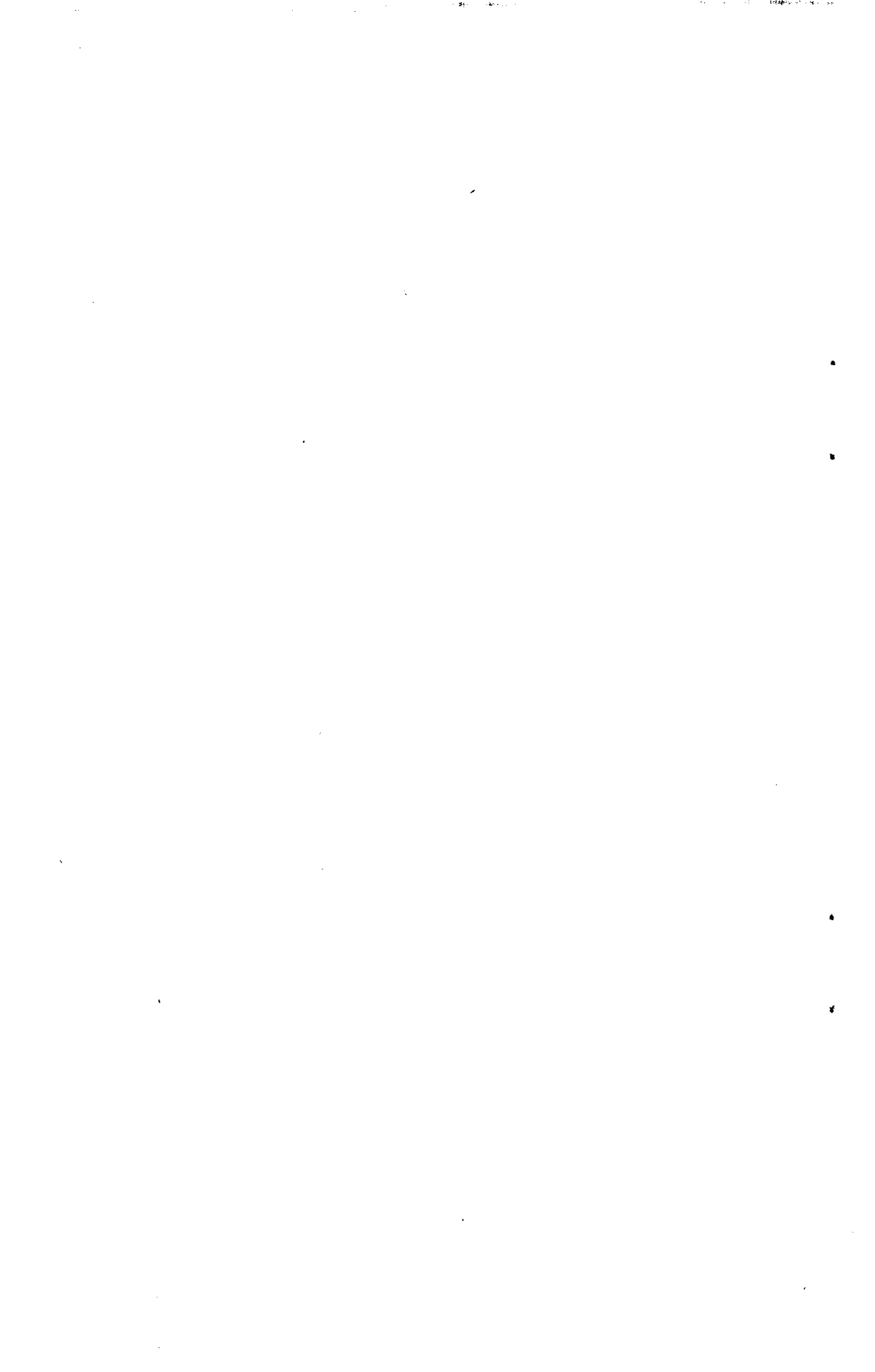
诗与宣传.....163

第 五 辑

诗 论171

诗人论218

第一辑



诗人必须说真话

诗人必须说真话。

常常有这样的议论：某人的诗受欢迎，因为他说了人们的心里话。我以为这种议论不够全面。全面的说，某人的诗受欢迎，因为某人说了真话——说了他自己心里的话。

人人喜欢听真话，诗人只能以他的由衷之言去摇撼人们的心。诗人也只有和人民在一起，喜怒哀乐都和人民相一致，智慧和勇气都来自人民，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。

人民不喜欢假话，那怕多么装腔作势，多么冠冕堂皇的假话，都不会打动人们的心。

人人心中都有一架衡量语言的天平。

也有人夸耀自己的“政治敏感性”，谁“得势”了就捧谁，谁“倒霉”了就骂谁。

这种人好象是看天气预报在写“诗”的。

但是，我们的世界是风云变幻的世界。这就使得有的“诗人”手忙脚乱，象一个投机商似的奔走在市场上，虽然具有市侩的鬼精，也常常下错了赌注。

“政治敏感性”当然需要——越敏感越好。但是这种

“敏感性”又必须和人民的愿望相一致。以个人自私的动机是嗅不出正确的东西的。

这就要求诗人既要有和人民一致的“政治敏感性”，更要求诗人要有和人民一致的“政治坚定性”。

“不倒翁”只能当玩具，却不宜作为做人的样板。

谁也不可能对什么都兴奋。连知了也知道什么时候才兴奋。

有人反对写诗要有“灵感”。这种人可能是“人工授精”论的提倡者，但不一定是诗人。

把自己不理解的，或者是不能解释的东西，一律当做不存在，或者是认为非科学，这样的人只能居住在螺蛳壳里。

外面的世界是瞬息万变的：有时刮风，有时下雨；人的感情也有时高兴，有时悲哀。

所谓“灵感”，无非是诗人对事物发生新的激动，突然感到的兴奋，瞬即消逝的心灵的闪耀。所谓“灵感”，是诗人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最愉快的邂逅。“灵感”应该是诗人的朋友，为什么要把它放逐到唯心主义的沙漠里去呢？

无差别即无矛盾。

对一切都兴奋，就是对一切都不兴奋。

诗人要忠于自己的感受。所谓感受，就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。

并不是每首诗都在写自己。但是，每首诗都由自己去写——就是通过自己的心去写。

没有兴奋而要装出兴奋，必然学会撒谎。自己没有感动的事，不可能去感动别人。

当然，说真话会惹出麻烦，甚至会遇到危险。但是，既然要写诗，就不应该昧着良心说假话。

形象思维和艺术魅力

不要为玩弄技巧而写诗，写诗又必须有技巧。连说话也有说得中听的和不中听的。

人的思维活动所产生的联想、想象，无非是生活经验的复合。在这种复合的过程中产生了比喻。比喻的目的是经验与经验的互相印证。

形象思维的活动，在于使一切难以捕捉的东西，一切飘忽的东西固定起来，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，象印子打在纸上一样地清楚。

形象思维的活动，在于把一切抽象的东西，转化为具体的——可感触的东西。

形象思维的活动，在于使所有滞重的物质长上翅膀；反之，也可以使流动的物质凝固起来。

通过形象思维，可以使相距万里的携起手来；反之，也可以使原来在一起的挥手告别。

形象思维的方法，是抽象与具体之间的“互相补充”的方法。

形象思维的方法，是诗、也是一切文学创作的基本方法。

甚至在理论文章(也就是凭借“逻辑思维”所写的文章)里,也可以遇见形象思维的表达方法。

诗只有借助形象思维的方法才能产生持久的魅力。

写诗的人常常为表达一个观念而寻找形象。例如拙作《珠贝》:

在碧绿的海水里
吸取太阳的精华
你是彩虹的化身
璀璨如一片朝霞
凝思花露的形状
喜爱水晶的素质
观念在心里孕育
结成了粒粒真珠

“观念”是抽象的,结成“粒粒真珠”,就成了明亮的、可以把握得住的物质了。

新诗应该受到检验

有人挖苦写新诗的人：“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。”

这好象不只是在中国。听说苏联人也很幽默地说：“苏联诗人多，每张树叶都有二十个诗人在写它。”

写诗的人真的多吗？

假如一百万人里面有一个是写诗的人，中国九亿人口就得有九百个写诗的人。

当然写诗的人并不都是通常被叫做“诗人”的人。被公众认为“诗人”的人数要少得多。

前些日子看到一份打印的“五四”以来新诗人的名单，连冯玉祥、陶行知以及民间歌手孙万福、汪庭有、王老九、李有源等等都算在里面，也不过三百三十四个人，其中有四分之一已经去世，活着的也有一半以上已经几十年不写诗了。

这怎么能说“诗人”太多呢？

至于说读诗的人，仅只以《诗刊》现有每期发行量计算是二十万份，怎么能说太少呢？

何况全国一百多种文学期刊里面都有一定数量的新诗发表。

把写诗的夸张手法用到调查研究工作上只能成为笑话。

另一方面，从每种文学期刊的编辑部所收到的稿件来看，诗稿可能要占最大的数量，而负责看诗稿的编辑只有几个人，因此说“写诗的人比看诗的人多”倒是真的。

这是对写诗长期的误解：以为写诗比干什么都容易。

我经常遇到有人拿着一个本子说：“给我写一首诗吧。”

每到一个风景区也会有人提出：“给我们这个地方题一首诗吧。”

甚至在外国也一样会有人提出：“留下一首诗吧。”

写诗被看作可以随便应酬的交际手段。

但写诗并不是象人们所想的那样轻松愉快的事。

新诗是“五四”运动的产物，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产物。新诗已经历了六十年的岁月，它和中国革命一同成长。这是从文学革命发展成为革命文学的一个部分。新诗的主流保持了革命现实主义的战斗传统。不少诗人牺牲了生命，有的死于敌人的监狱，有的死于战场。

新诗是和共和国一同进入胜利的拱门的。新诗是带着欢呼声和人民一同前进的。

但是并不是人人都能适应胜利的局面。在回忆与希望的交叉口上失误了时间。

接着来临的是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封建法西斯统治时期。知识分子普遍蒙受了灾难。不是被放逐，就是惩罚性的劳动。

政治上的堕落带来了艺术上的堕落。政治成了标签，

艺术就成了卖淫妇脸上的脂粉。

文艺变成了篡党夺权者的吹鼓手，出现的不外是既空洞而又虚假的豪言壮语。

在文化艺术的荒原上举行的打道场，是典型的宗教迷信与格杀勿论的混合。

过度的愤怒和过度的悲哀都产生诗歌。爆炸是从高压中产生的。群众性的、光彩夺目的天安门诗歌是革命的最鲜艳的旗帜。

“四人帮”的覆灭是党的历史性的胜利。

在哲学上，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，是摧毁唯心主义的锐利武器，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伟大胜利。

一切都受到检验。一切文学艺术都受到检验。在历史面前受检验，在革命实践中受检验，在人民群众面前受检验。

我曾经写了《诗人必须说真话》一段话。面对着瞬息变幻的现实，诗人必须说出自己心里的话。写诗应该通过自己的心写，应该受自己良心的检查。所谓良心，就是人民的利益和愿望。人民的心是试金石。

诗人要对当代提出的尖锐问题和人民一同思考，和人民一同回答。

人民对于善恶、对于真伪、对于黑暗与光明都有鲜明的、毫不含糊的看法。

“你说了大家心里的话。”这就是人民对诗人的鼓励和赞扬。

“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。”

为什么人们不说自己心里的话呢？

因为说真话太危险了。说真话容易触犯权势者，说真话会招来严重的后果。说真话得到的惩罚是家破人亡。

历来的文字狱都是可怕的，而且规模太大了，延续的时间太长了，受株连的人数太多了。

连发表的刊物也受株连，连编者和读者也受株连。

好象发生了瘟疫，蔓延得很广。

而“幸福之门”是向说谎者敞开的。诬陷人的人走的是鲜花开放的道路。

说真话的人走的是烂泥路，而且是通向“地狱之门”的。

“打翻在地，再踩上一只脚，永世不得翻身。”耳边依然可以听见混在脚镣声一起的判词。

多年来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？

“四人帮”覆灭后已经三年了。这些年真是普天同庆的日子。人们爆发了难于压制的对魔鬼的咒骂声，含着眼泪诉说自己所受的折磨和苦难。

“四人帮”的罪恶是一百年也写不完的。写了这些经历，无非让后世的人得到教育：封建法西斯的统治再也不能重复了。

人们只要读到声泪俱下的作品都会引起恻隐之心，加深对“四人帮”的痛恨。

但是，有人不是那么舒服，皱着眉头说：“这是伤痕文学”、“这是感伤文学”、“这是暴露文学”、“这是解冻文学”……又在动手裁剪纸头、准备制造各种类型的帽子，忙

着寻找棍子，准备“文攻武卫”了！

而且抬出导师们的画框叫喊：“你们这是什么感情？”来扼杀这几年的文艺新芽。

难道他们看不见每天在报纸上发表的为过去的冤案、假案、错案平反昭雪的报导吗？

难道他们看不到络绎不绝的上访的人群吗？

难道他们看了多少被迫害致死的人而感到高兴吗？

难道他们的感情是和“四人帮”的感情联系在一起的吗？

谁有德？谁缺德？他们都不知道吗？

不是的。他们知道得很清楚。

他们的哲学很简单：只要学会打人，就可以冒充“左派”。他们里面有过去就是打过人的；有的是捞到油水的，所谓“既得利益者”。

他们的哲学是市侩哲学：当上了假“左派”其乐无穷！

他们多么想借极左思潮的翻案风跳起“忠字舞”啊！

诗人首先要做一个诚实的人，做一个正直的人。如果连一点正义感也没有，连一点同情心也没有，倒真可以问一问：“要这些人干什么？”

一心只想踩着别人的肩背上去的人，怎么能写诗呢？又怎么能写出真正的诗呢？

歌颂也罢，暴露也罢，都应该和人民的思想感情一致。人民的眼睛注视着你在每个重大历史时期都写些什么。

人民多么希望你能为他们说话！

人民渴望着多少有一点民主、多少有一点法制！